

元也里可溫考

東方文庫第七十三種



誌社編印
書館發行

元也里可溫考

陳垣撰

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認定元史之也里可溫爲基督教，然後搜集關於也里可溫之史料，分類說明之，以爲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惜乎著者譚陋，得見元代著述至少，未能滿其志，冀博雅君子之教之也。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元以前未聞有也里可溫之名也，讀元史則數數見也里可溫四字相聯屬矣；也里可溫之名之見於元代著述者不一，果爲何等語耶？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溫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國語解曰：『也里可溫，蒙古語^{ᠡᠷᠢᠭᠡᠨᠠᠨᠢ}，應作伊魯勒昆；伊魯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二）又曰：『也里可溫，有緣人也。』（卷二十四）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爲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卽天主教矣。』（卷上）

謂也里可溫爲卽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爲確切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

又曰『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剌比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多桑此語，非能臆撰，必本於拉施特諸人』（卷同上）

多桑爲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譯文證補多採之，其言自可信據。惟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余未之見，洪書亦未舉其文，或卽至順鎮江志之大興國寺碑也。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爲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爲福分人者，或指其爲奉福音教人也；此馬相伯丈說。

魏源元史語解略乃謂『答失蠻，耶里可溫者，本紀免租稅，皆有此二等人在僧道之外，蓋回教之師也。元典章稱先生曰耶里可溫，蓋可溫卽今之所謂阿渾也』云云。（元史新編卷首）可謂勇於武斷者矣。元典章之所謂先生，

元人以稱道士也，有時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有時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有時曰僧道也里可溫，其義一也，均詳於後。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可孛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爲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幹寧監謂

土耳其語 Fair but not white (清而不白) 爲 Arghun 西藏地方

亦稱混成民族爲 Argons，故也里可溫卽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註云：

『亞雷伊遷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 Argoun 又亞爾

美尼亞之士鐵歡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 Arkhaion 關於此語源，殆爲

多伊利亞之希臘語 Arkhaion 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

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巴拉超士旣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 Erkoun，是

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爲基督教徒之總稱也。』(史學雜誌第二

十六編第三號)

又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溫，布烈多士迺迭爾斷其爲基督教徒，然不說明其理由及語源。據元史之記載觀之，則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溫，自迫敖特多陷落，撒拉遜帝國滅亡後，多桑蒙古史云：「憲宗卽位之初，遜太祖太宗之詔命，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之僧侶，皆免租稅。」可知蒙古人於憲宗時，已認許基督教徒之勢力，以之與回佛兩教僧侶，受對等待遇矣。然於也里可溫 *Arcaoun*, *Ark'haïoun* 之語源，從來無說明者。考迫敖特多之陷落，爲希治拉紀元六五六年摩遐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卽太陽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當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時蒙古人始知阿刺比語 *Rekhabium* 之稱，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R音，其母音之間，不能發B音，故不得已於R之首音前，加以母音，例如 *Rintchenpal* 變爲 *Erintchenpal*（懿璘質班）是也。而在母音間之B音，必讀爲W音，且母音中之A與E常相通，O與U亦然。故

Rekhabium = Erekhawium

= Arekhawium

= Erekhawün

= Arekhawün

由此觀之，則多桑引用書之 Ark' haïoun' Arcaoun 明與 Arekha-wium, Arekhawün 同語，予以是決也里可溫爲阿刺比語 Rekhabium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按阿刺比語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已言之。阿刺比語稱上帝爲阿羅，唐景教碑稱无元真主阿羅訶，翻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秦云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故吾確信也里可溫者爲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卽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說。

第一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詳；今巴黎文庫中，尙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影本曾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而馬可孛羅遊記則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請教皇派遣高深之教士百人來華，並挹取耶路撒冷耶穌墓前長明燈之聖油，以爲紀念』等語，此事於元史亦至有徵也。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應作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卷十二）

馬八兒等國傳，『至元十九年，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抵俱藍國，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卷二百十）

馬八兒國卽馬可遊記之 Maabar，俱藍國卽 Koulam。馬可遊記亦有『自馬八兒國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國曰俱藍，此間有多數基督教徒及猶太人旅居其地』之語。

也里可溫主者，教主也；七寶項牌者，殆卽佩項十字牌之類；藥物二瓶者，殆卽耶穌墓聖油之類。元史亦黑迷失傳，稱『亦黑迷失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卷一二二）所謂國師，卽教士也；名藥，卽聖油之屬也。金虎符之制，馬可亦記之曰：『金牌四方，長一尺，廣五寸，重四馬克。』

接近人杭縣魏氏譯馬可遊記，對於世祖請教士百人來華一節，謂爲中古時代耶教人誇大之詞，並謂當時耶教徒每以耶穌墓前燈油爲一種治靈魂病之聖藥，價極昂貴，世祖或爲其說所動等語。君子一言以爲智，元史具在，謂馬可爲誇大，謂元史亦爲耶教人誇大耶？望再版時將此說刪除也。

第三章 也里可溫之戒律

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前旣言之矣，茲復得其宗教儀式上證據如左：

至順鎮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卷九）

元史世祖紀，『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卷七）

所謂持戒律者，當然係一種宗教家語；元史國語解，續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乃以也里可溫爲部族之名，果爲部族之名，何以元代詔旨，屢以也里可溫與僧道等相提並論耶？

也里可溫之有家室不足異，其無家室者，殆修士之屬耳。修士例不婚娶，此所謂戒律，殆卽修士不婚娶之律也。修士外奉教者，未嘗禁有家室也。

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卷二十九）

夫曰戒，卽教中之誡命也。吾初致疑教徒之具戒，何至煩帝者爲之敕諭；既而知元代諸教並重，時方尊禮帝師（佛教）或不無強人領受佛戒之事，觀於世祖之命廉希憲受戒（佛戒）希憲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

戒耶？（卷一二六）由此推之：當時之也里可溫，亦必有因不肯受佛戒，然後有此信仰自由之宣諭也。

第四章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元代也里可溫之盛，人知之；也里可溫人數究有若干，無冊籍可考。然觀元代公牘，每以也里可溫與各路諸色人等並舉，則其人數之衆可想也。

元典章載『至元九年二月，有諭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站官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木速蠻答失蠻皆回回教蠻謂人類）頭目諸色人等興舉水利聖旨一道』（卷二十二）

『至元十年三月，復立大司農司，有宣諭府州司縣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管站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頭目諸色人等聖旨一道』（卷二十三）

『延祐元年正月，有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大司農呈會驗欽奉聖旨節該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諸色人等道旁種樹文一道。』（卷五十九）

其一二已遍於各路各府州司縣，其三猶限於江浙行省；是非限於江浙行省也，僅載江浙行省宣佈之文，以概各路也。且道旁種樹一事，馬可遊記亦載之曰：『大可汗命孔道兩旁悉種樹，夏時既可藉以蔽日，冬時積雪，又可藉此以辨道；星者言種樹可以益壽，大可汗深信之，故大可汗種樹之意，於利人之外，亦以利己也。』馬可之言如此，則種樹之令，不限於江浙行省也明矣；是足見也里可溫人數之遍於各路，備極一時之盛也。

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臺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爲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臺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臺集賢院崇福司來省裏一處商

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曾與省臺一處商量，省臺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壹伯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卷二十九）

宣政院管僧，集賢院管道，崇福司管也里可溫，元中葉以後制度如此。此係各署會議紀事，今僅錄崇福司官演說一段，以示當時也里可溫人數之衆。楊暗普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珈之子，曾爲宣政院使，見元史類編卷四十一。至順鎮江志戶口類：『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兒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溫二十三，（錄事司一十九，丹徒縣三，金壇縣一）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直二十五，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

口一萬五百五十五，蒙古一百六十三，畏吾兒九十三，回回三百七十四，也里可溫一百六，（錄事司九十二，丹徒縣七，金壇縣亦七）河西三十五，契丹一百一十六，女直二百六十一，漢人九千四百七。

軀二千九百四十八，蒙古四百二十九，畏吾兒一百七，回回三百一十，也里可溫一百九，（錄事司一百二，金壇縣七）河西一十九，契丹七十五，女直二百二十四，漢人一千六百七十五。（卷二）

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是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也里可溫一戶也。口軀合計，一萬三千五百三，其中也里可溫二百十五，是六十三人中，有也里可溫一人也。鎮江一郡如此，他郡可知。惜乎元世地志，存者不多，而又未必如鎮江志之鉅細不遺，可據爲典要耳。

軀者，子身無家，寄居於人者也；僑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元史兵志（卷一〇一）『中統四年五月，雲州設站戶，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所謂親者，其家之人；所謂軀者，寄居之人也。

第五章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元史有儒學傳，有釋老傳，獨無也里可溫傳，前史所無，宋濂等不敢創例耳。然也里可溫人物之散見諸其他記載者，時遇其人，掇拾零編，當可補成一元史也里可溫傳。特發其凡，以俟君子。

元史孝友郭全傳：『馬押忽，也里可溫人，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卷一九七）

或曰，也里可溫不應有二妻，何馬押忽有庶母？曰不足奇，是母也，非妻也；其父之奉教與否不可知。

楊瑀山居新話：『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也里可溫人）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刺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卷二）

右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其也里可溫人五字小註，亦照原本四庫全書本山

居新話無此條

陶宗儀輟耕錄卷九，奇疾條下，亦載此事，曰：『長公主之駙馬，因墜馬得一奇疾，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耳，也里可溫人，嘗識此病，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據此則也里可溫以醫爲傳道之具，不自今日始矣。

余闕青陽集述也里可溫人淮南廉訪僉事馬世德之政績，有合肥修城記一篇。其略曰：『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合肥之城，久圯且夷，倉卒爲木柵以守，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迺議修其城，發公私錢十萬貫，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昔者木柵，猶足以力戰禦寇；今得賢使君修其垣墉，救其疾苦，攜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爲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於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爲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肥，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

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卷三）

也里可溫非國，曰也里可溫國人者，猶云基督教國人也。也里可溫非儒，曰儒者之利者，猶明季奉天主教之士大夫，其著書立說，仍稱吾儒也。唐人稱景教徒爲僧亦此例，或出於隨俗習稱，或出於辨別未細也。

然元人之用也里可溫四字，實含有兩種意義；其先所指者爲教名，其後乃用以名其國土；與明人之用回回二字同例，旣以爲教，又以爲國也。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海外諸蕃條，以也里可溫，木速蠻，與爪哇，流求，俱藍，馬八兒等並稱。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廿一）鶴年吟藁序，亦以也里可溫，回回，與克烈乃蠻，西蕃，天竺等並稱。余闕之稱也里可溫國，亦其例也。

至順鎮江志：『元鎮江府路總管府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虎符懷遠大將軍，